

梅花记(下)

□马国福

问题来了,南方的冬天湿冷,北方的冬天干冷。我家里开了地暖,梅花会不会因此而水土不服?会不会因为吹不到寒风披不上寒霜喝雪而因此黯然销魂?会不会因为接不到地气而抱怨人性让花骨朵干枯?越想越担心,越想越揪心。

家里东南阳台角落里有一个实木的花架,高度刚好够到窗户底框,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抱起梅盆放在花架上。我的胳膊疼的仿佛已经不属于自己,腰也倍觉难受。我轻轻地解开了梅梢上的绳子,并打开窗户通风。想着让室外的寒风慈悲地光顾这孤独的梅花,实际上梅花也不孤独,花架下我养了三角梅、竹节、海棠、君子兰、菖蒲、石竹、铜钱草等。

有几朵将开未开的蜡梅如婴儿即将睁开的眼晴,它们洁净纤毫不染尘,淡淡的幽香如婴儿肉体那与生俱来的体香。还有的花骨朵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,如一个心细的游子给远方的亲人快递珍爱的礼品,意恐路上被摔碎,一层又一层,不放心再包上一层,直到把礼物包得严严实实,才放下心来,心满意足地畅想着远方的亲人收到这礼物后的喜悦和欣喜。密密麻麻的梅骨朵仿佛集体陷入一种深长的梦境,恬淡平和,不急不躁,等着寒风的利剑送来报春的军令。如果有一天,风掌握它的密码,一层层打开这些蜡梅的包袱,我们会看见比黄金还金黄的心:这些香来自梅花树的哪个关节哪个穴位哪个器官?我们肉眼看不出它幽暗深处的光亮和喜悦,而香气是它的血液,在树皮下的纹理下流动,这是一条细小的香河,河网纵横交错,输送着金光和美德。

人对植物的依恋如同对最欣赏最亲近的人的依恋,很大程度上这种依恋有一种恋母情结。因为植物都有母性的气息和光辉,它们来自土地和自然,一生都在给予,而我们的母亲也如同植物,一生都在忘我给予。所以母性的光辉中就有植物的清幽幽香淡然。

每天早上起床,我顾不上洗脸,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客厅阳台看梅花是否有了一丝新的变化和动静。一天过去了,两天过去了,一星期过去了,梅花仿佛在和我赌气。它纹丝不动:谁让你把我搬进有地暖的房子?我就不开,我就自绝自闭。我就要回到有寒风冰霜的世界,你看着办吧。

眼看着开始鲜黄的花骨朵一天天变枯黄,我忧心忡忡,再这样下去,怕是迟早有一天就要枯死。美,最怕的不是等待,而是不被懂,被辜负。怪不得张爱玲说:因为懂得,所以慈悲。人与人如此,人与植物何尝不如此?

内人数落我说蜡梅本来就应该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地方,而你非要把它搬进室内,你这不是对它好,而是对它的害。这个常识我懂,我只是想和这些植物保持灵魂密友的关系,时间长了植物会教诲一个人不争。如果不争,你看看我们周围世界的人,那些喜欢花花草草的人,十有八九是与外界不争或者不属于去争的。正如老树的一句打油诗:无非过云楼,此生只向花低头。

如果再这样让梅花在室内生长下去,这注定是悲剧的美学。不能眼睁睁看着梅花就这样和我由知音关系变为对峙关系。这是梅花的叛乱与革命。它要突围,我必须给它活下去的尊严。我想了想,我去年买了一盆腊梅移栽到了楼下单元门口,竟然活了,虽然夏天的时候,被除草师傅的除草机割伤了根部的皮,但今年还是开了很多梅花。内人说我买花栽到小区是一种救赎,因为我经常剪小区里的月季、南天竹、茶花、红梅、樱花等带到家中插花。

每次喝酒或者不喝酒回家,遇到小区的保安兄弟,我都会发好烟给他们,很多次整包都给他们。他们对我很好,好多次我酒喝多了,他

们帮我拎东西上楼或者送我上楼。我妈经常教导我:“小人情买转大地方,对人真诚一点”,人家都会对我们好。我妈没有文化,她也不懂得刻意钻营和他人拉关系,无非是保持做人的本分和天性,天性使然,修路渡己渡他人。

1月4日,我想到了物业的保安兄弟,我留有他的电话,请他帮忙和我一起把梅花移栽到楼下的空地里。他很乐意地答应了,不到十分钟他推着一个小推车来到我家门口。他真是有心人,我让他带把铁锹他真带了。平时我烟抽的很少,我给了他一整包好烟,他不收,在我的再三请让下他接受了。我们一起把沉重的花盆放在推车上运到楼下草坪里空白的地方。地方也是他帮我选的。

他用铁锹挖坑,由于小区里的土质不是很好,我准备了一些肥料,他挖下去一层,我撒上一点肥料,直到挖出脸盆大的坑。把梅花从花盆里分出来实在是太费劲了。我小心而又用力地往上提树桩,他一点一点挖槽。梅花的根实在是太结实了,不是花盆包围了它,而是它如一个钳子牢牢地钳住了花盆,甚至可以说是咬住了花盆,颇有“立根原在破岩中,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气势。师傅每铲一下,花骨朵就会掉落很多。我不停地啰嗦:“轻些,小心些,不要让花骨朵再掉了”实际上我的啰嗦提醒是徒然。如果不用力,梅花不可能从密实如城墙般的花盆里移出来。

师傅满头大汗,衬衣领子都湿了,梅花终于从盆里提了出来,密密匝匝的根系如鸟巢。几百个花骨朵已经掉落了一大半,看着那些掉在地上阵亡的花骨朵,我的心仿佛被铁蹄轮番践踏,后悔、心疼、不舍。早知如此,我就应该买简易塑料花盆的梅花,回家一把提出来就可以栽到楼下了。

我们合力如移动一件易碎的瓷器一样,把梅花栽到挖好的坑里,然后我用脚踩实了坑,在梅树周围用土拢了一个稍微凸起的圈以便收集雨水。

一盆梅花经历了从地下到高处,再从高处回归到低处的波折涅槃。由于根系受损,我不知它多久才能恢复元气活过来,心里默默祈祷它坚强,给它起了外号:梅坚强。默念着:梅坚强梅坚强,你一定要挺住,不要辜负我,要活过来啊。

此后,我隔三岔五在早上上班前去看望它,没有任何动静。我感觉它要抛弃我了,但是我还是不死心。

春节前我请好了回青海探亲的15天假,我想着等探亲假满回来后它会好转的吧。

人算不如天算。春节从武汉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了。为了控制疫情,钟南山院士呼吁公民取消外出,宅在家里。形势超乎想象的严峻。正月初二我取消了回青海的往返机票。为了控制疫情传播,国家延长了假期,原本正月初七上班的延长到正月初十。我从海安岳父家回到南通的家后,惊喜地发现,那棵梅花树终于活过来。它终于从坐禅不语不闻不问的禅修状态中走出来了。好几朵花骨朵都盛开了,如一个邮差从他的包里掏出一封封信,等着收信人欣喜阅读。那一刻,我真有一种老朋友久别重逢抱头痛哭一场的冲动。

那段时间每天夜里都有霜,或许是霜的佛性点化了自我封闭的梅花。霜落在梅树上,如一层层薄薄的袈裟,袈裟在身,慈航普度。梅花感应着这份召唤,寒风如打铁的匠人,一次次抡起无形之锤,锻打梅的筋骨。梅在漩涡里,霜的漩涡,风的漩涡里,苦难的漩涡里,自省自修他修,它在自己的身体内部自我革命,突围,用一脉幽香给春天寄出了情书和钥匙。



独立寥廓

柯豪

不想出院的老太太

□文彦

3床黄色信号铃顽强地闹。护士喊工人老王去瞧。老王啐一口,恨恨站起。走廊最里间,瘦小老太太靠着枕,眼睛锥子般,仿佛要给人戳几洞洞。“护士呢?我要找护士!”

“护士忙,你有事先和我说。”老王精明,各色人等,给什么脸色,用什么语气,分毫不差。“我要找护士!”老太捶床撒泼。老王大吼:“闹啥?医生护士

就管你一人呐?你病早好了,赖着不出院,天天折磨医生护士,连儿子都不待见你,你能的!”

老太太在护工手下打不了胜战,他们是临时工,拿菲薄工资,光脚不怕穿鞋,没医生护士那般顾忌,硬的硬来,软的软来。老太太认怂,身子一滑,溜进被窝,重重一翻身,侧向里间,被子下小小的,几乎不见,唯一头灰白乱发显示着她的倔强。

晚间,儿子来了。头发稀疏,仅

剩了一圈。他被护士长截住谈话,背弓着,头微微前倾,形状可怜。回到母亲身边,坐下,用一双阴毒的眼盯着母亲,良久,问:“你到底什么时候出院?”老太太避开儿子眼睛。“两个月了,人家医院又不是疗养院,你以为这你家?”老太太头扭到一边。儿子凉凉一笑,“你放心,小玉搬走了,那个家呀,现在都是你的,我也都是你的。回吧,别闹了!”儿子笑着,老太太哭了。



油菜花

□毛文文

在你身上占卜
蜜蜂在花粉里抽签
菩萨一样不说话
甜蜜,死亡,爱
含在口中,我知道阳光

随意挥洒着惬意
在这里,听从你的召唤
屏神吐纳,触摸
每个细胞都充盈着光阴

善解人意的油菜花啊
你把春天采来的花篮子
装满一串串
小铃铛一样的心跳声



伪装

□郭丽霞

早晨起来,发现镜中的自己白发又多了,尤其是两鬓和头顶,不知白发为何生命力如此旺盛。春节前是染过,但已超过了两个月,它们又如雨后春笋般茁壮生长起来。无数次沮丧,无数次调整心态,无数次下定决心不再染发,可最终还是无数次在自己面前败下阵来。唉!无数次无奈的叹息!

前段时间因疫情宅在家里,也没敢出去理发,眼见着春暖花开,出门的人多了,美丽的诱惑面前,心里痒痒的。可长了两个多月的头发又长又凌乱,便下决心出去理了个发,当然是全程戴口罩的。当理发师给我洗好了头,将头发胡乱向后梳好,让我坐在椅子上对着镜子的时候,我真是又羞愧又沮丧,真想一辈子不理发了,镜中的女人若是一个演员,演一个底层的老妪,那头发不用再费心整理了,很多的白、灰白,染发褪色后的枯黄,想象一下秋风中的枯草吧,此刻镜中的女人就是这副狼狈模样。

不仅头发如此难看和可悲,那张脸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,曾经的瓜子脸,变得像是嵌入了哈哈镜里,又大又胖,瓜子的形状倒了过来,放大了,变成了一张倒挂的茄子形。还好有口罩做掩护,别人看不见。

开始理发了,一撮撮白的灰黄的头发,如秋风扫落叶,簌簌掉在披在身上的围兜上。理发师问

今天染不染发,我说染发时间太长,还是等疫情过去再说吧。剪好回家,对镜摘下口罩一看,两颊的肉更多了,脸也变得更宽,两鬓的白发更显眼了,头顶百会穴那儿仿佛开出了一朵白色的丝状菊花。

丈夫说,买一顶运动帽吧,早上跑步时戴,《安家》中孙俪戴的那种。这段时间正在看电视剧《安家》,孙俪演的房似锦,带了一顶白色的运动帽,参加健康跑,清新、青春、靓丽。我说,对呀,我怎么没想到呢,那样就看不见白发了。

晚上一个人去了商场,来到了体育用品柜台,好多款白色的类似孙俪戴的运动帽,我试了一下,对镜一看,简直就像一个丑八怪,头顶变得窄窄尖尖的,脸颊上两堆肉鼓鼓的,整个头部又短短的,两鬓的头发帽子遮不住,贴在脸上,难看死了,别到耳朵后面吧,脸又显得更宽了。颈部向上分明就是一个锥体的不倒翁,看上去整个人都变矮了。就连恨不得赶紧将东西卖出去而睁眼说瞎话的营业员都没忍心说“好看”或“适合你”之类的,也没有蛊惑我再试试这款那款的。不禁联想到很多人在淘宝上买衣服的感受:模特穿着是女神,自己穿是女神神经。

第二天我依然硬着头皮顶着一头花白头发去跑步,偏偏我穿着粉色的运动风衣,牛仔裤,裤脚还是毛边的,脚穿白色运动鞋。我的白发长得很特别,把头发梳好,垂下,能遮盖住很多。可是,风一吹,所有白发无处可藏,尽显庐山真面目。心

想反正戴着口罩呢,就当自己隐身了吧。一阵风吹来,迎面过来两个合骑一辆电动车的女人,一个说,瞧这个老太太穿得这么年轻……

围着广场跑步的不止我一个,路上的行人也不少,但愿不是在说我。

跑步结束进小区门的时候,遇到一熟人和我打招呼,我一开始没认出来,因为她戴着渔夫帽和口罩呢。对呀,我去年不是买了一顶大帽檐的渔夫帽吗?赶忙找了出来,很好,比运动帽好看多了,戴口罩时,将耳旁少许黑发,用口罩带子压住,不让风吹起,这样白发不见了,下午出门骑车就这么装扮。

白色的渔夫帽,粉色的运动风衣,白色的运动鞋,白色的赛车,我以这样的装备出现在生态公园,追上了前面几个散步的中年男女,当我从他们身边超越而过时,身后传来这样的对话:

“发现没有?现在的男孩女孩很喜欢骑车的。”

“是的呢,现在的年轻人对骑自行车很是热衷啊,骑着还真是拉风呢!”

“你也买一辆骑骑!”

“有点不好意思呢,哈哈,都一把年纪了。”

“一身运动装备,反正戴着口罩,谁能看出你多大年纪啊!”

……

前后就我一个人在骑车,我躲在那张伪装底下,忍俊不禁,心情大好。

